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曝 書 亭 集

(一)

朱 彝 尊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曝書亭集

(一)

朱彝尊撰

萬有文庫

第貳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遷云。擇其言之尤雅者。柳子厚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文至雅潔。品莫貴焉。然非徒汰除俗調。以爲雅。刊落枝詞。以爲潔也。必也才雄而識高。資深而養厚。貫天人以爲學。綜古今以鑄辭。乃能超然大雅。粹然精潔。不則空疎而已矣。淺陋而已矣。自明中葉。僞文競起。擬倣蹈襲。浮囂鉤棘之病。紛然雜出。二三君子。以清真矯之。而莫能救也。迄於末年。纖佻怪譎。軌則蕩然。道喪文弊。於斯爲極。迨於今朝。人稍覺悟。操觚者。往往遠宗歐蘇。近慕歸唐。漸知雅潔之足尙。然雅潔未易言也。無古人之才之識。不得立言之根源。而徒求工於枝葉。則貌爲歐蘇。與貌爲左史。其爲僞文一也。秀水朱竹垞氏。天才甚高。識趣甚遠。自其少時。以文鳴世。中年學益醇深。文益高老。入直詞館。典大制作。退耕長水之上。紀事纂言。老而不倦。旣已著書數百卷。編成文集。又八十卷。人皆服其文之富且工。而不知其悉本之于學也。竹垞之學。邃於經。淹於史。貫穿於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墜聞逸事。無弗記憶。蘊蓄閎深。搜羅繁富。析理論事。考古證今。元元本本。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其文不主一家。天然高邁。精金百鍊。削膚見根。辭約而義豐。外淡而中腴。探之無窮。味之不厭。是謂真雅真潔。譬猶綴千腋之白。以爲裘。釀百花之露。以爲樽。其與大布之鮮。魯酒之清。未可同年語矣。有華世之文。有傳世之文。若汪伯玉。李本寧諸公。名譽雖高。卷帙雖富。未必可傳。竹垞旣享當世盛名。而異日論今代之文章。亦將以竹垞爲稱首。斯文之正系在焉。不可得而磨滅也。竹垞之詩。若詞。傳播人口。皆知其工。置勿論。論其文如此。康熙戊子仲春。吳江

潘耒序

康熙戊午。朝議修明史。天子慎選局僚。命在廷各舉所知。明年己未。特開自詔之科。親試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於是秀水竹垞朱先生。由布衣除翰林檢討。充史館纂修官。其後十餘年間。同時被用者。多改官去。或列顯要。躋卿貳。而先生進退迴翔。仍以檢討終老。論者以爲當史局初開時。得先生者數輩。專其任而責其成。則有明一代之史。必可成。成亦必有可觀。若以未盡其用爲先生惜者。余獨謂立言垂世。先生固自有其不朽者在。而史局不與焉。先生天資明睿。器識爽朗。於書無所不窺。於義無所不析。蓋嘗錯綜人物而比量之。其博物如張茂先。多識如虞祕監。淹通經術。如陸德明。顏師古。熟精史乘。如劉知幾。劉遵父兄弟。貫穿今古。明體而達用。如馬鄱陽。鄭夾漈。王浚儀。而乃濟之以班馬之才。運之以歐曾之法。故其爲文。取材富而用物宏。論議醇而考證確。先生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後人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謂曲阜縣令。宜用周公。後東野氏爲之。謂鄭康成功存箋疏。不當因程敏政一言。遽罷從祀。謂王陽明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爲異學。輒肆詆嫠。凡此皆有闢名教之大者。世徒知先生文章之工。而不知其根柢六經。折衷羣輔。雖極縱橫變化。而粹然一出于正如此。其稱詩以少陵爲宗。上追漢魏。而汎濫於昌黎。樊川。句酌字斟。務歸典雅。不屑隨俗波靡。落宋人淺易蹊徑。故其長篇短什。無體不備。且無嫩不臻。他若商周古器。漢唐金石碑版之文。以及二篆八分。莫不搜其散軼。溯其源流。往往資以補史傳之缺略。而正其紕繆。下至樂府篇章。跌宕清新。一掃花間草堂之舊。填詞家至與玉田白石並稱。先生亦自以無媿。

也。平生纂著。曾兩付開雕。未仕以前。曰竹垞詩類文類。序之者多一時名公巨卿。高材績學之彥。通籍後。曰騰笑集。先生自爲序。并屬余附綴數言者也。晚歸梅會里。乃合前後所作。手自刪定。總八十卷。更名曝書亭集。刻始于己丑秋。曹通政荔軒。實捐貲倡助。工未竣。而先生與曹相繼下世。賢孫稼翁。徧走南北。乞諸親故。續成茲刻。斷手于甲午六月。於是八十卷。裒然成全書矣。余里居無事。旣分任校勘。稼翁復來乞序。余不才。何足以序先生之文。顧念中年從事問學。質疑請益。受教最深。又幸託中表稱兄弟。自謂生平出處之跡。以及入朝歸老之歲月。與先生有髣髴相似者。噫。自己未迄今三十六年。向之爲先生序集者。惟余在耳。則推原作者之意。以塞賢孫之請。固後死之責也。其又敢辭。先生有才子名。昆田。字西峻。先十年卒。有詩十卷。稼翁遵大父治命。附刻于後。昔黃氏伐檀集。朱氏韋齋集。兩翁之傳。皆因賢子。今西峻則附名父以傳。比于蘇家之有叔黨。覽斯編者。如讀文忠集而兼得斜川詩。非快事歟。康熙五十有三年。歲在閏逢敦牂。且月辛未。下泮海寧查慎行序。

原序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繼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內。一旦出諸父之右。予考唐史。若韋氏。杜氏。蘇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世爲公卿。當時史官。至爲著宰相世系。迄于宋代。則有若邯鄲李氏。魏郡王氏。壽春呂氏。河南韓氏。暨范文正。韓忠獻父子兄弟。其功名率與國運相終始。蓋唐宋以來。其重世臣如是。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獨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旨。于漢唐諸儒注疏。皆務窮其指歸。家苦貧。依人遠遊。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公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比于唐宋之世臣。而老于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蛻出風露。于辯證尤精。詩則捨筏登岸。務尋古人不傳之意。于文句之外。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嶺外詩。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予客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于京師。中間聚散者不一。迨今丁巳。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回憶予始見錫鬯詩時。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論交。且十有四年。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過別予。以所著竹垞集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于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

之錫鬯其亦有感于予言也。濟南王士禛。

古今之論博學者。不必工于文。工文者學不博。秀水朱錫鬯。幼負異才。爲太傅文恪公曾孫。年十七。棄舉子業。學古文。博極羣書。旣食貧。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粵。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凡山川碑志。祠廟墓闕之文。無弗觀覽。故所作文。考據古今人物得失爲最工。而經傳注疏。亦多所發明。然世之博學者。往往其文不工。則何也。老子曰。當其無。有室之用。天下之理。以實爲體。以虛爲用。是故風觸于虛而聲作。水激于虛而瀾生。博學者。惟思自用其實。故窒抑煩懣。而無以運之。且夫鵬鵬之神也。水不從南溟。風不搏扶搖九萬里。則不能自運。何者。水狹而風卑。則其虛也無幾何地。而何以運爲。然且見聞多則私智勝。又好以其偶合。穿鑿傳會古今之事。故其文愈根據而愈畔于道。吾觀錫鬯所論說。競競然必稽于古。古人所無有弗道也。又必折衷聖賢之理。而載籍所未嘗明言者。每引伸觸類。互推而得其說。人之始視之也。若夏雲之起于空中。若城市樓觀臺閣車馬之見于海。倘乎不見其根本。旣而求之。則皆有以得其確然之故。而援古喻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蓋所謂能以虛運其實者。非邪。三吳顧寧人。汪茗文。博學窮物理。予最愛其文有根據。而錫鬯皆與爲友。虛己以下之。相與切劘其學。又能出新意自見。此其文之日工也。夫寧都魏禧。

竹垞先生。以名高入史館。刻其詩文數十萬言。旣爲藝苑職志矣。今年丙寅。復輯其己未以來詩若文。凡

若干卷集成見示。且屬爲之序。慎行於先生中表兄弟。然名位文章。相去絕遠。何足以知先生。雖然。亦嘗從事於文。欲有所就。正於先生久矣。竊謂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之句短。宋文之句長。唐以詭卓頓挫爲工。宋以文從字順爲至。昌黎之文。進學解。自言之矣。答李翱書。則爲人言之矣。李漢。李翰諸人。又言之矣。總斬不蹈襲前人一語。廬陵推論六藝之華。則曰。自能以功業光昭於時。故不一於立言。而垂不腐。而今乃沿襲模擬。以空疎不學之材。強爲無本之枝蔓。不幾爲古人所笑乎。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搜羅遺佚。爬梳考辨。深得古人之意。而後發而爲文。粹然一澤於大雅。固非今之稱文者所敢望矣。其稱詩最早。格亦稍稍變。然終以有唐爲宗。語不雅馴者勿道。正始之音。不與人以代興之業。此慎行所竊窺於先生。嘗欲廣諸同好。而因舉私見以質之先生者也。故辱先生之命。輒書此以進之。海寧查慎行。

詞原序

往壬寅夏日。與錫鬯聚首湖上。時畫船歌扇。午風滌暑。各有詩篇和答。倏忽已十年矣。中間離合不常。錫鬯時理游屐。歷窮邊。汾陰之橫吹已遙。青冢之琵琶欲咽。據鞍弔古。音調彌高。而僕且蹉跌不振。奔走困頓於四方。不減屈吟而賈賦也。頃與錫鬯同客邗溝。出示近詞一帙。芊緜溫麗。爲周柳擅場。時復雜以悲壯。殆與秦缶燕筑相摩盪。其爲閨中之逸調邪。爲塞上之羽音邪。盛年綺筆。造而益深。固宜其無所不有也。僕髮已種種。力衰思鈍。望其旗纛精整。鬱若茶墨。爲之曳屣卻走。退三舍避之已。嘉善曹爾堪。

原夫樂府盛於齊梁。倚聲肇諸唐宋。雖遞爲汎濫。難目同源。而揆厥風騷。總非異轍。是以門前楊柳。詎無託興之風。石上菖蒲。大有相思之句。新歌子夜。獨擅新聲。舊舞前溪。還誇舊調。迨夫月滿秦樓。倡新詞於供奉。家臨長信。歎麗製于溫岐。花間蘭畹。盡賞才華。綽板琵琶。別推風格。夢回難塞。難消後主之愁。腸斷人間。惟有方回之句。柳屯田無慙風雅。李清照實冠閨房。凡諸作者。俱隸風人。吾友朱十。天上謫星。人間達士。弄桓伊之笛。姿制無雙。鼓安道之琴。風流第一。文情欣賞。詩律羣推。固已置之名山。雲霞蒸蔚。試令擲地。金石鏗鏘矣。然而江文通之著作。別緒居多。庾開府之生平。間關不少。昔年遠夢。曾隔羊城。此日思君。還來雁塞。李陵臺畔。詩詠浮雲。太武宮前。愁隨明月。望昭君之青草。能不傷心。登秦女之白樓。可無懷古。爰歷介推之地。更尋尹鐸之鄉。寶瑟晨彈。盡是倡家蕩婦。錦裘夜獵。都爲上國王孫。未免有情。能無所感。託深思于紅豆。憂亦中來。悲搖落于青衫。泣將何及。於是被之小令。不無惆悵之詞。寫就衍波。亦有綢繆之作。撫箜篌而意遠。彈捍撥而魂消。遂使賦稱鸚鵡。更傳寸錦名文。湖號鴛鴦。爭羨吹簫仙子。嗟乎。僕本恨人。愁逢錦瑟。君爲上客。雅擅金荃。別逾三年。時維九月。若邪同汎。曾聞越女之歌。碣石相逢。重覓燕王之館。悵飛花于大道。何處狂遊。記殘曲于當壚。難忘送酒。舞同鸚鵡。誰憐落拓之人。句是珊瑚。終屬清狂之客。用爲此序。聊代紅牙。敢附高文。永垂黃絹。吳江葉舒崇。

自嚴儀卿論詩。別唐爲初盛中晚。高廷禮遂按籍分之。同一開元也。或爲初。或爲盛。同一乾元大曆也。或爲盛。或爲中。論世者因之定聲律高下。予嘗惑之。近見同郡朱錫鬯集唐人詩爲詞。取而讀之。不能辨其爲詩中之句。又何初盛中晚聲律高下之殊焉。乃知拘方之論。不足語於賞音者也。而予之惑庶幾可釋已。乃編爲二卷。爲鏤板以傳好事之君子。嘉善柯維楨。

曝書亭集目錄

第一卷 賦

謁孔林賦

太極圖賦

省方賦

水木明瑟園賦并序

第二卷 古今詩一

旃蒙作噩

村舍二首并序

過丘生

柔兆閼茂

曉入郡城

過吳大村居

目錄

春蒐賦

夜明木賦同澤州陳侍郎作

湘湖賦

檣李賦并序

夏墓蕩二首

悲歌

漫感

曝書亭集

暝

平陵東

強圉大淵獻

捉人行

馬草行

北邙山行

春晚過放鶴洲

雨後卽事二首

野外

舟經震澤

著雍困敦

董逃行

五遊篇

少年子

雀飛多

獨不見

曹三秀才山秀讀書馨菴同吳大篋訪之遇雨留信宿

晚

題項叟聖謨畫柳

屠維赤奮若

春江花月夜

芳樹

擬古

阿邨瓊二首

烏棲曲

當壚曲

上章攝提格

同沈十二詠燕

夏日閒居二首同范四路作

八月十五夜望月懷陳大忱

懷鄭明客淞江

重光單闕

春日閒居

語溪道中

樹萱篇

采蓮曲

靜夜思

那呵灘

劉生

小長干曲

夏至日爲屠母壽

放言五首

贈諸葛丈

寄家孝廉一是

懷朱山人扉

東飛伯勞歌

休洗紅

寄胡明府振芳

曝書亭集

雞鳴

讀曲歌

華山畿三首

游仙三首

臣里

玄默執徐

南湖夜聞歌者

舟次平望驛

楓橋夜泊

治平寺

中峰尋讀徹上人不遇

白紵詞二首

江亭

古興二首

哭萬兒

送王翺游粵

立秋後一夕同睦修季俞亮朱一是繆永謀集屠爨齋

送袁駿還吳門

題畫四首

集句題王女史畫蓮

昭陽大荒落

卽席送王廷璧朱士稚同之松江

遣悶

閑情八首

龍潭曉發

七夕詠牛女二首

送林佳璣還莆田

送通門和尚住持太白山

逢姜給事垞

長安賣卜行贈吳三統持集杜句

哭王處士翺六首

第三卷 古今詩二

闕逢敦牂

同舍人五兄登觀山頂

寄懷徐孝廉之瑞

示弟彝玠

七月八日夜對月

渡黃浦

嫁女詞

南湖卽事

送十一叔游中州二首

送屠爨入閩

簡陳秀才光粹

無題六首

送王訪遊嶺南

贈別王山人元慧

彝公過

得譚七表兄吉聰西陵書集杜